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三門街前後傳
第八十二回 小張郎幻術戲敵將 勇楚雲美貌惑番奴

渴飲清泉醉便休，四時風月任優游。玉堂金馬成何用，石室雲山萬古秋。

話表張珏遵元帥之令，笑盈盈的飛馬而出。大聲問曰：「是你同本將合戰，還是那一個出馬來戰？」薩牙叉見來將式樣，是不倫不類，既為大將，怎麼不披甲，只穿一領大衫？頭戴一頂元青平頂方巾，身著白綾縐花直裰，腳踏粉底烏靴，腰束絲絛，斜掛佩劍，手中執定兩把雙尖刀，大袖飄飄，不像大將，分明是一公子。薩牙叉看畢，心中疑惑：這一年幼娃娃，也能出戰？忽然轉想，不由大怒：「這分明藐視我邦。他不派大將出馬，竟令小兒前來戲耍，真令人可恨。」遂問左右：「誰將這小孩擒來？」一言未完，只見合奇薩裡西曰：「末將願往。」手持長槍，催馬出陣，大喝：「爾這小孩子，胎毛未落，乳牙未脫，敢在沙場上逞能。快通名，待本將軍擒你。」張珏曰：「本將軍張珏是也。爾既誇口，爾放馬過來，管教你有頭顱來，無頭顱去。」合奇薩裡西聞言大怒，擰槍就刺，張珏用雙尖刀向上一架，！的一聲，架在一旁。二馬過門，一來一往，約有八九個回合。只見番將擰槍，望張珏分心刺來。張珏安心戲耍番將，即將身體一晃，已不知去向。合奇薩裡西一槍，用力太猛，刺空，不由身體在馬上一晃，幾乎跌下馬來。趕著勒住坐驢，按定手中槍，暗說：「奇怪呀！明明見小孩子在馬上，忽然不見了，難道我把他刺於馬下？」遂向地上一瞧，哪有人影。心中驚惶納悶之際，忽聞迎面馬上大叫：「番奴何必猜疑，快撒馬過來，決一死戰。」合奇薩裡西一看，果見張珏依然坐在馬上。只急得番將三屍冒火，七孔生煙，大吼一聲：「好大膽的妖人，竟敢戲弄本將軍嗎？」遂惡狠狠擰槍來刺，張珏並不招架，曰：「待本將軍讓你。」又不知去向。不由番將著急，大罵妖人。忽見張珏在左首喝道：「番奴你不罵了，待本將軍取你狗頭。」合奇薩裡西急轉馬，見張珏在左邊手執雙尖刀，作那欲下不下之勢。番將便擰槍向張珏分心刺來，又不知張珏何處去了。正在氣忿填胸，忽聽右首喊道：「我在這裡。」番將聞言，急忙轉身來看，果見張珏在右首望他招手。合奇薩裡西向張珏怒刺一槍，刺空，又不知張珏去向。如此忽隱忽現，或左或右，將合奇薩裡西急得汗如雨下。兩國兵丁均皆詫異。薩牙叉心中更驚異，遂令合奇薩裡東出陣助戰。合奇薩裡東遵令，手舞鋼叉，飛馬至戰場，大喝：「小南蠻，休用幻術欺人。」端叉來刺張珏。

忽聞官軍隊中一聲喝道：「番奴休要逞強，俺來會你。」合奇薩裡東忽聞嬌柔的聲音，遂停叉望對面觀瞧來將。見迎面馬上一將，頭戴一頂八寶銀盔，珠抹額光明射目，身披堆雲鎖子魚鱗銀甲，內襯湖色縐花戰袍，銀盔上一朵朱纓，頂門高聳，柳眉杏眼，粉面桃腮，足登一雙鑲鐵鍍銀的戰靴，手擎銀槍，跨下銀*馬。暗想：「這員敵將好像美貌嬋娟，那掠陣的好似俊俏書生。天朝竟出天姿國色，令人可羨。」遂喝道：「呔！南朝美貌將軍，快通名姓，待本將軍帶你回吾國，作一個俏美的變童。」楚雲聞言，又羞又惱，大喝：「番奴你瞎了眼，你未看大纛旗上之字，爾何必又問？」合奇薩裡東聞言，遂望纛旗上之字，上寫一個門大「楚」字，邊上有一行小字，寫的是「平番副元帥忠勇侯」。遂曰：「你既是副元帥，你腰肢一捻，怎能上陣交鋒？」楚雲大怒，並不答話，遂一抖銀槍，直向番將刺來。合奇薩裡東急忙舉叉相迎。二人一來一往，約戰了十數個回合。合奇薩裡東漸漸的力乏，汗出如漿，吁吁氣喘，抵擋不住，遂虛刺一叉，將馬一夾，往西而逃。楚雲不捨，拍馬追趕，大喝：「番奴往那裡走？本帥來也。」

正趕之際，忽見番營隊中闖出一員將官，阻住去路，口呼：「鬻卿別來無恙。」楚雲聞言，舉目觀看，原來是劉彪賊子，登時不覺滿面飛紅。只聽劉彪曰：「前者自卿走後，無日不繫念於懷；何以你當年那種無情，今日幸又相逢，真是三生有幸。年華雖隔，丰韻猶存，可羨可羨。」楚雲不等他說完，不由柳眉倒豎，杏眼圓睜，爛銀槍一擺，直刺過去。劉彪本非敵手，免強用兵器招架，不到三合，早被楚雲戰得力疲筋酥，難以相抵，只得拍馬而逃。

那邊張珏戲戰番將，也不結果他的性命。那番將合奇薩裡西以槍刺張珏，槍槍刺空。無計可施，只是測摸不定，急的火高萬丈。那掠陣番將薩牙叉，用鞭梢一指，喝令合營番將番兵，全行殺出。番帥遂舞狼牙棒，催馬上陣。這邊元帥李廣一見，也飛馬上陣助戰。兩家兵卒殺作一團，只殺得塵沙飛天，人屍倒地。